

請看《法華經意語》第七頁第八行：

【正滅邪興德亡惑現。則慈悲轉為傲慢。禪定轉為散亂。智慧轉為邪見。】

這個我們讀起來，感覺眼前確實是這個現象。我們講修行，修正思想、行為，修行身口意，意就是修正我們思想觀念，身口就是修正我們的行為。「正滅邪興」，我們一定要明白，恍然大悟，我們要修正法，沒有正法，邪法就興了。那個邪的力量無論怎麼樣強大，你要記住，邪不勝正，怎麼樣邪惡的力量總歸是邪不勝正，不要被邪惡的勢力嚇倒，用不著，我們要有這個信心。「德亡惑現」，一定要修德，若不修德必定迷惑，無明就起來，德是智慧。智慧現前，無明自然就沒有；換句話說，我們要是失去智照，失去智慧的觀照，無明就起作用，因此智照是一刻也不能夠失掉。智照怎麼修法？誦經，這是非常有效，要有耐心的去誦。誦經不要求解，念的遍數多了一定有悟處，會開悟，念一遍有念一遍的悟處，念第二遍有第二遍的悟處。你要是念《法華經》，遍遍都會有悟處，只要你心住在正法，真正是有向上的心，就會有悟處。不悟的時候是心迷在五欲六塵上，他不會開悟，他念經不會開悟；如果你遠離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，你念經一定開悟。

正滅，邪興了；德沒有了，無明現前。這個時候本性裡面性具之德，「慈悲轉為傲慢」；換句話說，傲慢與慈悲原來是一樁事情，悟了是慈悲，迷了就是傲慢。我們也可以說是覺則慈悲，不覺就叫傲慢，一樁事情。「禪定轉為散亂」，覺的時候是定，覺一定是定，迷是散亂。因為心是散亂心，你自己曉得不覺；一心不亂這是

覺，不迷，一心是定。這就是平常自己要曉得自己的境界，曉得自己的功夫，一天到晚這個心亂，亂七八糟這就不行，這就是自己要真正用功；逐漸這個妄念少了，就曉得功夫進步。但是在初學的時候是免不了，愈是想定，那個妄念不曉得怎麼搞的愈多。平常不想它，好像沒事，沒有什麼妄念，到你要念佛、要用功，才曉得妄念好多都現前了。這個時候怎麼樣？不要怕，為什麼？你本來就是這麼多的妄念，你不用功的時候，你沒有去覺察它，沒注意它，不曉得有這麼多；你現在一想用功，一下就發現原來有那麼多。

換句話說，你根本就不需要理會它，妄念隨它妄念，你專門把心注重在佛號上，這個樣子佛號漸漸就堅固，一句一句能夠接得上；妄念不去理會它，慢慢的少了。千萬不要注意妄念，我的妄念這麼多，我妄念為什麼還去不掉？這就糟糕了，這妄念愈來愈多，這是增長妄念、這是培養妄念不是斷妄念。斷妄念就是根本不理會，隨它去，它有也好，沒有也好，有了不要煩惱，沒有了不要喜歡，就是根本不理會，不把它當作一回事情，隨它去。你這樣念佛有個三、五年的工夫，妄念就少，大概在念一支香的時候，起三、五個妄念。給諸位說，會用功的人用上三、四年工夫之後，一支香當中還有三、五個妄念。如果在一支香裡面佛號繼續不斷，一個妄念沒有，大概總得要七、八年工夫，善於用功的人、會用功的人。不會用功的人念到七、八十年，妄念還是那麼多，那就沒有辦法了。所以是要會用功，可以說理論與方法，經論裡面都說得太清楚，只要諸位稍稍留意一點你就曉得。

我再舉個例子給諸位說，你們萬佛寺大概所有的對聯都是張居士作的。張居士是湖南才子，跟我是老朋友，這個人聰明極了，他十九歲在大陸上做縣長，少年得志的才子，文章也做得好。可是很有名的吝嗇，對於錢看得很重。因為他的才華好，所以我們老總統

過去，就曾經在他做縣長的時候，從他那個縣裡過，一打聽這縣長十九歲，總統有點不服氣，我們老總統就把他召見，召見就有意思要處分。結果一召見發現他確實有才華，他縣政政治辦得是很好，於是總統很賞識他，就把他帶到身邊做隨從祕書，所以他二十幾歲就跟老總統。由於他的文章寫得好，字也寫得好，這個對子尤其做得好，就有很多人想請他寫幾個字。他怎麼樣？他都把它寫好，放在抽屜裡鎖起來，必須拿錢來，不拿錢來不給。錢拿來，看到差不多可以了，抽屜打開，「已經給你寫好了，拿去。」他這個毛病一生都沒有辦法改，這是很遺憾的事情。他在大陸上親近過很多高僧，他皈依過虛雲老和尚。我在台北講經，他是會會都參加，都來聽經，他告訴我，「法師，你講前面，後頭我都曉得你要講什麼，可是我一上台就不行了，我就講不出來。」他看到《彌陀經》裡面講的往生咒，念三十萬遍往生咒就見到阿彌陀佛。他就發了個心在家裡念往生咒，大概念了有一、二年念完三十萬遍。他告訴我：「三十萬遍真念滿，阿彌陀佛沒見到，一點消息沒有。」我就告訴他：你再念三十萬遍，阿彌陀佛還是見不到。什麼原因？放不下！

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，人家講的念三十萬遍是什麼？是把煩惱習氣統統念斷，放下了，感應道交，甚至不到三十萬遍就感應道交。他用的什麼？貪心！想見阿彌陀佛一面，貪心，貪圖見佛，貪圖感應，心就不正，這怎麼行？一直到臨死都放不下。這是我一個老朋友，很可惜，脾氣也很倔，你一般人勸他，他很執著、很固執，總是認為自己見解很正確，自己親近過許多大善知識，自以為是，這無可奈何，沒有辦法。他在台北的時候，我們也常常見面。像這樣的人不能學，傲慢、散亂、邪見，張居士他統統具足，他是眼睛長在頭頂上，瞧不起人的。所以說他的因緣真的殊勝，我們想親近這些大善知識，沒有這個緣分，他有這個緣。很可惜的，就是這個

業障去不了！所以少年得志很容易引起傲慢心，這確確實實的。我也是，我是二十二歲跟老總統，我辦公室在老總統隔壁，那個時候眼睛也長在頭頂上瞧不起人。為什麼？總統身邊的人到底不一樣，你走到哪個地方去，你走到外面憲兵看到，對你立正畢恭畢敬。那個時候我們配的是證章，這個證章他一看就曉得我們是很接近的人。所以這種傲慢很容易養成，何況張居士又有才華，更是眼睛長在頭頂上，這就害了他一生。我得力是得力什麼？確實得力於章嘉大師他老人家指導，告訴我這些習氣統統是自己的障礙，必須把它排除；如果不除，那就害了一生。張居士是我們眼前的一個樣子，你看看他就曉得。

【智慧是以戒為本。】

這句話大家要注意到，為什麼？現在學佛的人對戒律可以說都鬆懈，都不注意，慧怎麼會有成就！早晨我給諸位講，定是以戒為基礎，慧是以定為基礎，戒是根本，我們怎麼能夠疏忽？再給諸位說，戒不是誦的，所以說為誦戒，以為這就是持戒，這是有名無實。你們要看看寒山、拾得的傳記，他們兩個在國清寺，國清寺初一、十五誦戒的時候，他們兩個人就在戒堂的門口，在那裡譏笑、在那裡諷刺。戒是要做到！不是那麼念念就算了。常常看要熟，嚴格的講戒本要背誦、要做到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盡量的去做，我能做一條我就做一條，我能夠做到兩條我就做兩條。我那個時候初學佛，章嘉大師教給我，學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，不要勉強，隨分隨力的做，做得很自然，做得很自在，不會感覺得壓迫，不會感覺得戒律約束我，這樣持戒那多麼輕鬆愉快。戒的作用多半是對治惡業，譬如殺生是惡業，叫你不殺生對治惡業，不要造業。所以諸位要懂這個意思，它教我們都是好，都是杜惡趣開善門，所以要重視，戒是菩提根本。底下一段大家自己細細去研究，如果要是有意義的

地方，你們可以提出來，提出來我們再詳細的來討論，這章我想就講到此地。

再看底下一章，「信解品」：

【前品世尊說三界具眾苦。指界外為安樂。方便誘引火宅諸子。但明開一說三之意。迦葉深解五時攝化之方。即彼界內煩惱。原我家財。火宅痴狂。皆佛嫡子。可謂善解隨宜說法也。】

這幾句把「信解品」列名的來意交代清楚。這兩個字也實實在在不容易，為什麼？我們講到「信」，諸位要記住，這個字很難，確實是難。一般人這個信可以說是迷信，為什麼？對佛法道理不明瞭，他就信了，這不是迷信那是什麼？迷信不會結智慧之果，這是我們曉得的。稍稍有知識的人，學佛的時候可以說是強信，勉強的相信，為什麼？想想釋迦牟尼佛到底是個有學問的人，這個信是勉強的信。究竟釋迦牟尼佛的學問、道德，你還沒見過，還沒有深入研究過就信，這是強信。必須到解了以後這信才叫正信，我們佛門裡講正信佛教徒，正信是明理，是佛法的道理都能夠通達，我們相信它，這才是正信。畢竟在今天迷信的人多，這個實在講，在修學的態度上來說不夠莊嚴。所以我常常對這些大專學生，他們學佛還沒有多久就皈依，我有的時候給他們說，我很佩服你們，為什麼？我就沒有這樣的善根。

諸位要曉得，我的學佛實在是難，方東美教授介紹，等於這個佛法他介紹給我。我跟他學哲學，從印度哲學裡面講到佛經哲學，才曉得佛法是哲學。他告訴我，「佛經裡面的哲學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學，是哲學的最高峰，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」這兩句話把我的心打動，佛經裡頭有這些好東西，於是想方法找經書來看。那時候就開始到寺廟，我們台北市善導寺規模比較大一點，眾所周知，我也聽說，我們就到善導寺去逛。逛的時候裡面有幾個軍人，他們是學

佛的，住在善導寺，這就很方便，一問是陸軍總部幾個軍官單身，他們住在廟裡。看到我要來找經書看，他們都很歡喜，他們廟裡《大藏經》都借給我看，通常都借不出去的，線裝書都借給我看，我拿回去看似懂非懂，但是很有興趣。我看經不到一個月，我一個鄰居是蒙古的親王，地位也很高，他看到我手上拿著佛經在看，他說你對這個有興趣？我說我有點興趣。他說：你需不需要找一個人來指導？我說很好，找什麼人來指導？我給你介紹一個大德，章嘉大師。我還不曉得章嘉大師何許人也，他很熱心，很熱忱，好！星期天沒有事情，他就帶我去見章嘉大師。一見面很有緣，大師非常的慈悲，慈悲和藹，我親近章嘉大師三年，每個星期天向他討教。給諸位說，我沒有給章嘉大師頂過禮，三年當中到佛廟裡頭，大殿裡看到佛，脫帽三鞠躬，沒有跪下拜佛，你們就想好難！我要不把裡頭這個道理搞清楚，叫我皈依，叫我拜，辦不到的，我見到總統也不過最敬禮三鞠躬。所以這些大專學生沒學幾天，他就會拜佛，會頂禮法師，實在太了不起，說得不好聽是迷信，還沒搞清楚。所以我從前學東西，要是不把東西搞清楚，你叫我信，做不到的。

我在學校念書，第一個接觸的是基督教，基督教對我下了一番很大的功夫，兩年當中我把基督教《新舊約》從頭到尾翻過四遍，我比他們用功。我在裡面一共提出七十多個問題，這些牧師不能解答，解答的我不滿意，都說我無可救藥。我提出的問題，你解答得不能叫我心服口服，你叫我去受洗，這個事情我辦不到，沒搞清楚我辦不到。以後又到伊斯蘭教混過一年，伊斯蘭教的教義我知道得很多，還真正下功夫研究過。要不把那個東西搞得清清楚楚就叫我信，沒那麼簡單。所以我一信就是真信，我那個時候在我們機關裡信了佛，你看我一信一接受，差不多三年時間，我一接受，頭剃了，穿布鞋不穿皮鞋，就開始吃素，生活立刻就轉變。我一信了佛，

頭一剃掉，吃素穿布鞋，我們那裡面基督教的人都不談基督教教義了，都不敢講。他在旁邊告訴我，你有沒有發覺，你這個頭一剃，現在基督教都不談了。我說沒有注意到，後來注意是沒有人講，不談基督教教義。怎麼了？他們說你這老頑固學了佛，佛教一定有道理，要沒有道理，你這個老頑固不會去學它的，所以叫我叫老頑固。你看一句話不說就有那麼大的影響，就是什麼？絕不輕易相信，不把它搞清楚那怎麼會相信？你叫我拜佛，拜佛的道理要不搞清楚，我決定不拜，我不會拜佛。

再譬如說守戒律，戒律裡頭理論我要沒透徹不用談。章嘉大師對我確實用了苦心，所以我感激他一輩子。他花了三年的時間來教導我，把我這個老頑固用種種善巧方便，把我化過來，要不是他，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辦得到，實在是不容易。所以我信佛不是迷信進來的，是什麼都搞清楚進來的。我一剃了頭，出了家就教佛學院，十普寺白聖法師辦的三藏學院，我剃了頭就那裡教書，我在佛學院沒做過學生，開頭就做老師。所以講到信解難，我們講迷信、強信，勉強信，你一解了就是叫正信，解叫正信，解了以後要做到這個信才叫真！正信只是解。要到真的相信這要行，你要沒有把佛法的理論在我們實際的生活融成一體，生活就是理論，理論就是生活，你的信就不真，雖然正，正不真。一定要行解相應，要把你所懂得那些理論表現在實際生活行為上，把佛的經就變成我們生活，變成我們的思想，變成我們的言行，我們的言行就是三藏經典。

這是講到信與解，信解有密切的關係，信了不解，這是迷信，或者我們講勉強強信；信了一定要求解，解而後叫正信，行解相應是真信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解了你能不能行？行了你能不能不退轉？這一階一階淘汰，淘汰到最後沒有幾個人！所以說別看到信佛的

人這麼多，逐層的淘汰，你看看我們本省有多少信佛的人？他那個說信佛，那真的是迷信，為什麼？他神佛不分，土地公也是菩薩，媽祖也是佛爺，那怎麼行？佛神不分，所以那就完全是迷信。懂得一點佛法道理，神佛能分清楚，這是佛，那是菩薩，那是鬼神，這都不一樣的，這個總算是明白一點的人，可是對教理不懂。或者是把這些外道的經典，他也認為是佛教，那根本上錯誤，他有信也有解，但是那是邪法不是正法。遇到正法，確實是佛的經典，祖師的註解他拿到手他不懂，懂了之後又做不到，做了之後又會退心，一層一層淘汰，到最後沒剩幾個人。能夠依教奉行，無論在什麼境界裡面不退轉，這個人一定成功，這不是我說的，是佛在經裡面講的。一定成就，而且當生成就，這就是經裡面常講的善根成熟之人。

這個地方講的信解與我們一般講的信解又不一樣，我們一般講的信解講得沒有這麼深。這個地方講的是甚深信解，「迦葉深解五時攝化之方」。迦葉尊者，這是佛的傳法人，第一代的祖師，禪宗講「拈花微笑」，世尊將正法眼藏傳於摩訶迦葉。達摩是第二十八代，到我們中國來，是中國的初祖。法華會上，迦葉尊者才甚深信解。迦葉尊者的歷史，世尊示現成道沒多久，他們就跟了釋迦牟尼佛，三迦葉，最初這個一千二百五十五人。到這個時候，他在佛的會下聽經修行已經四十年，法華會上才說了一個「深解五時攝化之方」，這個方就是方便。這真正是大徹大悟，真正是真信，全程肯定的相信，再沒有疑惑，理完全明白，佛的意思完全懂得，方法了解。所以才肯定佛對於眾生真正是所謂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，我們對佛沒有話說的，五體投地，粉身碎骨無以報答；你不了解你不曉得，你了解了你自自然然發自於內心。你看覺後的境界，「界內煩惱，原我家財」，就是指三界之內，所謂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」，這是性德，是本性裡面的萬德萬能。迷的時候起的作用



叫它做煩惱、叫它做生死；覺悟的時候起的作用叫它做菩提、叫它做涅槃。只是在迷悟上換個名稱而已，事相是一不是二，這個意思很深，初學來說確實不太適合。

但是我們今天研究這個經，這份大意它擺在此地，它上面有這些東西不得不說。但是諸位要記住，絕不能夠誤會，我們知道多少就是多少，不知道的沒有關係，不知為不知是知也，這是正確求學的態度，不可以強不知以為知。譬如經典裡面常講，此地也就說「界內煩惱，原我家財，火宅痴狂，皆佛嫡子」，你曉得這個事情，但是你證不得這個境界。換句話說，煩惱還是煩惱，痴狂還是痴狂，痴狂就是迷惑顛倒。在我們現前境界講，這都不是好事情，與菩提涅槃背道而去。這個境界是什麼境界？見了性的菩薩，所謂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們的境界，不是我們的現量境界。我們今天就是聽說而已，做不到，做不到的不能做，學東西最怕就是好高騖遠，所謂是眼高手低，這不可以。我們曉得這樁事情，佛說得沒錯，我們慢慢的來求證，按部就班的來求證。好比七層寶塔，人家說最上一層怎樣怎樣，我還沒去過，但是我從一層、二層慢慢的向上爬，爬到上面去一看，從前聽說的果然不錯，就信解了。現在只是聽說，沒有入這個境界。在念佛法門裡面，這是理一心不亂的境界。

現在給諸位透出這個消息，有沒有好處？有好處，這個好處是什麼？就是我們自己修學的方向、目的。所以佛法，為什麼說佛法不是哲學，它跟哲學確實不相同，哲學是求智慧不錯，它的智慧是有問號，是有疑問，它智慧究竟是正確、不正確，沒有辦法確定，它始終在那裡摸索，沒有方向、沒有目標，大家都在那裡摸。譬如講宇宙的來源、人生的來源，這個人這樣說法，那個人那樣說法，說得好像都有幾分道理，想想看都沒有道理，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，這是講哲學。哲學在今天說老實話，唯一好像有點像樣東西就是

科學方法論，所謂是理哲學，邏輯辯證法，這純粹哲學，是一種思考的方法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這種思考的方法是有限的，不是無限，在某個範圍之內它可以用，超越這個範圍用不上。

我在台北大專講座裡面，曾經就動了個念頭，想在講座裡面開一門因明學，這因明學也就是哲學裡頭的方法論，跟邏輯是一樣。我想請誰？請方東美先生來講，這是行家。我去找他，他就告訴我，「因明那是舊的邏輯辯證，不如近代的符號邏輯，近代符號邏輯已經比這舊因明要進步得多。」可是他告訴我，「用在大乘佛法裡沒用，算了，不要講了」，大乘佛法，這些科學方法論達不到。初級的佛法、中級的佛法用得著，高級的佛法用不著。高級是講明心見性，這個東西用的是心意識，你明心見性要離心意識，還有什麼邏輯辯證？他說得很有道理，所以以後我也就不再打這妄想。可是諸位要曉得，對初級是有用處，深入一層那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。但是佛法不一樣，佛法有方向、有目標，所以它不是盲目，佛法就是叫我們去求證。不像哲學，哲學沒有邊際，渺渺茫茫談不上求證，大家都在摸，誰也不敢說誰的正確。今天這個科學家、哲學家發明了一個定律，明天、過兩天別人起來又把它推翻，所以這個世間沒有永遠的真理，這就哲學裡所說的，沒有永遠的真理。佛法有真理，所以它不一樣，佛法學得自在，不盲目，有結果。哲學沒有結果，諸位要曉得，哲學家一多了，哲學思想一多了，搞得今天天下大亂，我們是深受其害，應當要覺悟。下課。